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

魏書卷一百八之一

禮志四之一第十

夫在天莫明於日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蓋如綫焉劉氏中興頗率周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殲歿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早年愿世獻慮未從不爾劉馬之迹夫何足數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顧有

後古同

未洽隆禮淪聲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廢太和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內傾圮綱紀泯然嗚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須臾忽也初自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總而錄之

太祖登國元年即代王位於牛川西向設祭告天成禮

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壇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

珪○宋本諱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靈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

王幽都珪珪○宋本諱以不德篡戎前緒思寧黎元龔行天罰殪劉顯屠

衛辰平慕容定中夏羣下勸進謂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

珪○宋本諱以天時人謀不可久替謹命禮官擇吉日受皇帝璽綬惟神

祇其丕祚於魏室永綏四友事異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羣臣奏

以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黃星顯曜

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數用五服尚黃犧牲用白祀天之禮用周

典以夏四月親祀于西郊徽幟有加焉

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為壇通四陛

為壇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壇內壇內四

帝各於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

司命司祿司民在中壇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各一千餘神餼

在外壇內藉用藁秸玉用四珪幣用束帛牲用黝犢器用陶匏上

帝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用犢一日月等共用牛一祭畢燎牲

體左於壇南巳地從陽之義其瘞地壇兆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

酉郊天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壇內

四瀆大川於外壇內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玄牲一玉用兩珪幣用

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畢瘞牲體右於壇之北亥地從陰也乙丑

赦京師畿內五歲刑以下其後冬至祭上帝于園丘夏至祭地于方澤用牲帛之屬與二郊同  
冬十月平文昭成獻明廟成歲五祭用二至二分臘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爲方壇四陛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祀立祖神常以正月上未設藉於端門內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獻明五帝廟於宮中歲四祭用正冬臘九月牲用馬牛各一太祖親祀宮中立星神一歲一祭常以十二月用馬薦各一牛豕各二鷄一太祖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則當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祀又立神十二歲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雞三又立王神四歲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獻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歲二祭亦以

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於雲中及盛樂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正冬臘用馬牛各一祀官侍祀明年春帝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祀日於東郊用騂牛一秋分祭月於西郊用白羊一

天賜二年夏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爲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東爲二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其方色爲名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門內近南壇西內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青門之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之東西面選帝之十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搖鼓帝拜若肅拜百官內外盡拜祀訖復拜拜訖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

者七禮畢而返自是之後歲一祭

太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于武周車輪二山初清河王紹有寵於太祖性凶悍帝每以義責之弗從帝懼其變乃於山上祈福於天地神祇及卽位壇兆後因以爲常祀歲一祭牲用牛帝皆親之無常日

明年立太祖廟于白登山歲一祭其太牢帝親之亦無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則禱之多有效是歲詔郡國於太祖巡幸行宮之所各立壇祭以太牢歲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別廟於宮中歲四祭用牛馬羊各一又加置天日月之神及諸小神二十八所於宮內歲二祭各用羊一後二年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及親行貊劉之禮別置天神等二十三於廟左右其神大者以馬

小者以羊華陰公主帝姊也元紹之爲逆有保護功故別立其廟於太祖廟垣後因祭薦焉又於雲中盛樂金陵三所各立太廟四時祀官侍祀

泰常三年爲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爲方壇四陞墀墮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諸佐隨配侑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又六宗靈星風伯雨師司民司祿先農之壇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又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幣四瀆唯以牲牢準古望秩云其餘山川及海若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祀官詣州鎮遍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祈謁其祭皆用牲王畿內諸山川皆列祀次祭各有水旱則禱之

明年八月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  
曰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  
近嘗於太祖廟有車騎聲從北門入殷殷輶輶震動門闕執事者  
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知聖德之深遠  
辛未幸代至鴈門關望祀恒岳後二年九月幸橋山遣有司祀黃  
帝唐堯廟明年正月南巡恒岳祀以太牢幸洛陽遣使以太牢祀  
嵩高華岳還登太行五月至自洛陽諸所過山川羣祀之後三年  
二月祀孔子於國學以顏淵配  
神廡二年帝將征蠕蠕省郊祀儀四月以小駕祭天神畢帝遂親  
戎犬捷而還歸格於祖禰徧告羣神  
九月立密皇太后廟於鄴后之舊鄉也置祀官太常博士齋郎三  
十餘人侍祀歲五祭

習學記言曰魏世  
稱有祖廟在烏洛  
侯國去代四千餘  
里其祭斬樺木立  
之以置牲醴後復  
生長成林而民益  
神奉之樺何等  
不斬斫而生者  
衆矣亦以此為神  
奇耶

太延元年立廟於恒岳華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  
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幣  
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  
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云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  
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  
祝曰天子嘉宋謹遣敞等用駿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靈自  
啟闢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獵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  
宅中原克剪凶醜拓定四邊冲人纂業德聲弗彰豈謂幽遐稽首  
來王具知舊廟弗毀弗亡悠悠之懷希仰餘光王業之興起自皇  
祖綿綿瓜瓞時惟多祐敢以丕功配饗于天子天孫孫福祿永延  
敞等既祭斬樺木立之以置牲體而還後所立樺木生長成林其  
民並神奉之咸謂魏國感靈祇之應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

里  
明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議神祀多不經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  
所餘復重及小神請皆罷之奏可  
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逕恒山祀以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  
岱宗祀以太牢至魯以太牢祭孔子遂臨江登瓜步而還  
文成皇帝卽位三年正月遣有司詣華岳修廟立碑數十人在山  
上聞虛中若音聲聲中稱萬歲云  
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幸遼西望祀醫無閭山遂  
緣海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恒岳禮其神而返明年帝南巡過  
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恒岳  
四月旱下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洒掃薦以酒脯年登之  
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至是羣祀先廢者皆復之

顯祖皇興二年以青徐旣平遣中書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幣祀於  
東岳以太牢祀孔子

高祖延興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諸神合一千七十  
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顯祖深愍生命乃詔曰朕承天事神  
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聰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  
在牲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禘祭實受其福苟誠感有著雖  
行潦菜羹可以致大嘏何必多殺然後獲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  
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於是羣祀悉用酒脯

先是長安牧守常有事於周文武廟四年坎地埋牲廟玉發見四  
月詔東陽王丕祭文武二廟以廟玉露見若卽而埋之或恐愚民  
將爲盜竊勅近司收之府藏

六月顯祖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七易世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

明初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太和二年皇帝親祈皇天日月五星於苑中祭之冬大雨遂赦京  
師  
三年上祈於北苑又禱星於苑中  
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詔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官議曰昔有  
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道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  
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祀事稽合古王禮之常典臣  
等謹案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履牲牢之具擧洗盥盥俎  
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爲親  
拜之儀制可於是上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  
十年四月帝初以法服御輦祀於西郊  
十二年十月帝親築圓丘於南郊

十三年正月帝以大駕有事於圓丘五月庚戌車駕有事於方澤  
壬戌高祖臨皇信堂引見羣臣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  
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曰禘自旣灌詩頌長  
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祀禘烝嘗周改禘爲祠祭  
義稱春祭秋嘗亦夏殷祭也王制稱植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之文如此鄭玄解禘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禘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  
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  
後禘禘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  
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禘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禘審諦  
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



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於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左丞郭祚中書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對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一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植祔於嘗於蒸則祫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儀曹令李韶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圓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稱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事似據爾雅稱禘大祭也須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

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以爲過數帝曰尚書中書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然於行事取衷猶有未允監等以禘祫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尚書等與鄭氏同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旣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祫

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卽施行著之於令永爲世法、

高閻曰書稱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已來逮于聖世以爲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比勅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徃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衆疑則從

多今惑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爲一祀而祭之帝曰詳定朝令祀爲事首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閣之議皆準類以引義原事以證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況今有文可據有本可推而不評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尚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烟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關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圓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旣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爲定法、

十四年八月詔曰丘澤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敘有常然異

同之論著於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羣官百辟可議其所應必  
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以爲帝王之作百代可知  
運代相承書傳可驗雖祚命有長短德政有優劣至於受終嚴祖  
殷薦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載舉其大略臣聞居尊據極允  
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爲正統神州爲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  
洽則不專以世數爲與奪善惡爲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  
晉相代少紀運殊桀紂至虐不廢承歷之敘厲惠至昏不闕周晉  
之錄計五德之論始自漢劉向一時之議二家致別故張蒼以漢爲  
水德賈誼公孫臣以漢爲土德劉向以漢爲火德以爲水德者正  
以嘗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以土德者則以亡秦  
繼曆相卽爲次不推逆順之異也以爲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  
符棄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爲正也故以承周爲火德自茲

厥後乃以爲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爲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  
爲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爲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爲木德  
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爲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旣亡  
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  
之陽若繼晉晉亡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  
事爲明驗故以魏承秦魏爲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  
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未事爲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  
赤縣統有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踰  
河境被淮漢非若齷齪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  
道成事繫蠻夷非關中夏伏惟聖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  
曆功侔百王光格同於唐虞享祚流於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  
今若并棄三家遠承晉氏則蔑中原正次之實存之無損於此而

有成於彼廢之無益於今而有傷於事臣愚以爲宜從尚黃定爲  
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賢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貶貶之今議者  
偏據可絕之義而不錄可全之禮所論事大垂之萬葉宜並集中  
祕羣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於理爲悉祕書丞臣李彪著作郎崔  
光等議以爲尚書閭議繼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  
次慨彼非緒輒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祖  
黃制朔縣迹有因然此帝業神元爲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  
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  
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終  
平燕氏大造中區則是司馬祚終於郊廓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  
自周之滅及漢正號幾六十年著苻尚赤後雖張賈殊議蹇疑而  
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羸以比共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黜謬

僞遠卽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哉自有晉傾  
淪暨登國肇號亦幾六十餘載物色旗幟率多從黑是又自然合  
應玄同漢始且秦并天下革荆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推  
五運竟踵隆姬而況劉石苻燕世業促編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  
有彝典豈可異漢之承木捨晉而爲土邪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  
必當推協天緒考審王次不可雜以僭竊參之彊狡神元旣晉武  
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大廟號太祖抑亦有由  
紹晉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僞僭豈非惑乎臣所以悽悽惜之  
唯垂察納詔令羣官議之

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  
獻侍中吏部尚書中山王王元孫侍中尚書駙馬都尉南平王馮  
誕散騎常侍都曹尚書新秦侯游明根散騎常侍南部令鄧侍祖

祕書中散李愷尚書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衛慶中書侍郎封琳  
中書郎泰昌子崔挺中書侍郎賈元壽等言臣等受勅共議中書  
監高閭祕書丞李彪等二人所議皇魏行次尚書高閭以石承晉  
爲水德以燕承石爲木德以秦承燕爲火德大魏次秦爲土德皆  
以地據中夏以爲得統之徵皇魏建號事接秦末晉旣滅亡天命  
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卽而承之彪等據神元皇帝與晉武並時桓  
穆二帝仍修舊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趙終平慕容晉祚  
終於秦方大魏興於雲朔據漢棄秦承周之義以皇魏承晉爲水  
德二家之論大略如此臣等謹共參論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  
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並獲推敘於理未愜又國  
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致  
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爲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

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爲水德  
祖申臘辰

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  
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仰惟先朝舊事舛駁不同難以取準  
今將述遵先志具詳禮典宜制祖宗之號定將來之法烈祖有初  
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  
多於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建業之勲高於平文廟號爲烈祖  
比功校德以爲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爲太祖與顯祖爲二祧餘者  
以次而遷平文旣遷廟唯有六始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  
事亦臣子所難言夫生必有終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  
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没于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豫  
設可垂之文示後必令遷之司空公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

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不言詔曰理或如此比有間隙當爲文相示

八月壬辰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饗

又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立先朝以來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坐此旣無可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可去此祀又探策之祭旣非禮典可悉罷之

戊午詔曰國家自先朝以來饗祀諸神凡有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昔漢高之初所祀衆神及寢廟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際匡衡執論乃得減省後至光武之世禮儀始備饗祀有序凡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神聰明正直不待煩祀也又詔曰明堂太廟並祀祖宗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崢山鷄鳴山

廟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誕生先后復因在官長安立廟宜異常等可勅雍州以時供祭又詔曰先恒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圓丘之下旣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

甲寅集羣官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一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行禮於西尋情卽理不可施行昔祕書監薛謂等嘗論此事以爲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爲是尚書游明根對曰考案舊式推校衆議宜從朏月

十一月己未朔帝釋禫祭於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旣而帝冠黑介幘素紗深衣拜山陵而還宮庚申帝親省齊宮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將祭圓丘帝袞冕劍舄侍臣朝服辭太和廟之

圓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還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袞冕辭太和廟臨太華殿朝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袞臨饗禮帝感慕樂懸而不作丁卯遷廟陳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袞冕辭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臣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職來祭

十六年正月戊午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蒸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植禘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勅太常令剋日以聞

二月丁酉詔曰夫崇聖祀德遠代之通典秩

中古之近規

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私已稍用其姓且法施於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恒式斯乃異代同途弈世共軌今遠遵明令憲章舊則比於祀令已爲決之其孟春應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數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祀於廣甯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之廟已於中省當別勅有司饗薦之禮自文公已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丙午詔有司剋吉亥備小駕躬臨千畝官別有勅  
癸丑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鴻臚卿游明根行儀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聖之謚於是昶等就廟行事既而帝齋中書省

親拜祭於廟

九月甲寅朔大享於明堂祀文明太后於玄室帝親爲之詞  
十月己亥詔曰夫先王制禮所以經綸萬代貽法後昆至乃郊天  
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節白登廟者有爲而興昭穆不次故太祖  
有三層之字神巴陵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展虔祀禮或有  
褻慢之失嘉樂頗涉野合之譏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  
奉烝太廟若復致齋白登便爲一月再駕事成褻瀆回詳二理謂  
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幃次之華未如清廟之盛將欲  
廢彼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勅有司但令內典神者攝行  
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  
停之

十八年南巡正月次殷比干墓祭以太牢

三月詔罷西郊祭天

十九年帝南征正月車駕濟淮命太常致祭又詔祀岱岳

三月癸亥詔曰知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剋三月三  
日己巳內奉遷於正廟其出金墉之儀一準出代都太和之式入  
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薄如出代廟百官奉遷  
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已上侍官五品已上及宗室奉迎六月  
相州刺史高閭表言伏惟太武皇帝發孝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  
感以鄴土舅氏之故鄉有歸魂之舊宅故爲密皇后立廟於城內  
歲時祭祀置廟戶十家齋宮三十人春秋烝嘗冠服從事刺史具  
威儀親行薦酌升降揖讓與七廟同儀禮畢撤會而罷今廟殿虧  
漏門牆傾毀簋簠故敗行禮有闕臣備職司日所親覩若以七廟  
惟新明堂初制配饗之儀備於京邑者便應罷壞輟其常祭如以



功高特立宜應新其靈宇敢陳所見伏請恩裁詔罷之  
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議定圓丘己卯帝在合溫室引咸陽王  
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及議禮之官詔曰朝集公卿  
欲論圓丘之禮今短晷斯極長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於圓  
丘禮之大者兩漢禮有參差魏晉猶亦未一我魏氏雖上參三皇  
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圓丘之禮復未考周官爲不刊之法今以此  
祭圓丘之禮示卿等欲與諸賢考之厥衷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  
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裸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  
待明而祭員外散騎常侍劉芳對曰臣謹案周官牧人職正有夕  
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祕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  
審告廟以不臣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注曰先  
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

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

帝又曰圓丘之牲色無常準覽推古事乖互不一周家用騂解言  
是尚晉代靡知所據舜之命禹悉用堯辭復言玄牡告于后帝今  
我國家時用夏正至於牲色未知何準祕書令李彪曰觀古用玄  
似取天玄之義臣謂宜用玄至於五帝各象其方色亦有其義帝  
曰天何時不玄地何時不黃意欲從玄

又曰我國家常聲鼓以集衆易稱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以助微陽微陰今若依舊鳴鼓得無闕寢鼓之義員外郎崔逸曰  
臣案周禮當祭之日雷鼓雷鼗八面而作猶不妨陽臣竊謂以鼓  
集衆無妨古義

癸未詔三公袞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用以陪薦

甲申長至祀昊天於委粟山大夫祭

二十年立方澤於河陰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  
陵未嘗三公奉奠八尊太常尊皇天禮備以割雞  
果來無故古矣

曰齊國宗廟禮樂以興來後世一之曰商亦不台武不台文  
又曰齊國宗廟禮樂以興來後世一之曰商亦不台武不台文  
曰又商亦不台武不台文

曰又商亦不台武不台文  
曰又商亦不台武不台文  
曰又商亦不台武不台文  
曰又商亦不台武不台文  
曰又商亦不台武不台文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

禮志四之二第十一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  
氏國南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祕書丞孫惠蔚上言臣聞國之大禮莫崇  
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  
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誠慤著於中百順應於外是以  
惟王剗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  
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  
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  
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  
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  
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  
據斯文以爲朝典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今傳記雖一而

探意乘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微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二經於和中一姬公於洛邑陛下獻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寔惟下武而禘禘二殷國之大事蒸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疑宗初開致禮清廟敢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植禘禘禘禘嘗禘蒸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

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禘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禘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禘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為禘在詳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捨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神祇外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此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

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怪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禘之正寔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缺於昔人鴻美漸於往志此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臣學不鈎深思無經遠徒閱章句蔑爾無立但飲澤聖時銘恩天造是以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蒙允請付禮官集定儀注詔曰禮貴循古何必改作且先聖人遵綿代恒典豈朕冲闇所宜革之且禮祭之議國之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座五省太常國子參定以聞七月侍中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言奉旨集議僉以爲禘祫之設前代彝典惠蔚所陳有允舊義請依前剋敬享清宮其求省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解注下逼列國兼時奠之敬事難輒省請移仲月擇吉重聞制可

十一月壬寅改築圓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卽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於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蒸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旣葬除服卽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爲今除卽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案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二祧訖於周世配祭不毀案禮嚳雖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圓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旣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羣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曰依請於是太師高陽王雍太傅領太尉公清河王懌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中書監胡國珍侍中領著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七月戊辰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總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今七廟之後非直隔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霑出身之敘校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疎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爲屈今古罕有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豈所以楨幹根本隆建公族

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爲資陰。至今行之相傳不絕。而況曾祖爲帝而不見錄。伏願天鑒有以照臨。今皇恩洽穆。宗人咸敘。請付外博議。永爲定準。靈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僧竒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爲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別其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爲斷。國子博

士李琰之議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旣身是戚。蕃號爲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不宜復各爲例。令事事舛駁。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爲始封君子。又祭

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辭云未絕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總宗卽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洽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疎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

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爲羣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爲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有所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列旣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竒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寮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度支尚書崔亮奏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

廟火日蝕後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禘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尋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退義祭則無疏怠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既被成旨宜卽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靈太后令曰可如所執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饑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議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寇娶妻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



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爲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

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太啟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爲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考勅宗祊得禮爲美不可苟薦虛名取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爲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蒸嘗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爲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

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  
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爲祖喪服傳曰公子不  
得禘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其廟而祭  
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  
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  
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愚以爲遷者遷於太祖廟毀者從太  
祖而毀之若不遷於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  
毀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爲  
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虛而茂主求  
之聖旨未爲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  
太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  
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

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卽大禹之身言子謂啟誦之世  
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爲受命不毀親湯爲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爲  
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  
觀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天子逆加二  
祧得并爲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爲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  
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  
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  
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  
爲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爲是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  
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爲難也  
聊復標榜略引章條愚意不足以待大問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

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旣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

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疑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懌又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已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廟皆四楹五架。北廂設座。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卽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懌議。

天平四年四月七日。帝神主旣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爲祖祀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宮。高祖用牲不用幣。遂以奏聞。于時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召誥。應用牲。詔遂從之。

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司農卿盧元明。祕書監王元景。散騎常侍裴獻伯。國子祭酒李渾。御史中尉陸操。黃門侍郎李騫。中書侍郎陽休之前。南青州刺史鄭伯猷。祕書丞崔劼。國子博士邢峙。國子博士宗惠。振太學博士張毓。太學博士高元壽。國子助教王顯季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旣通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頰室夏頭。徘徊鷄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法。執事列於廟東門之外。旣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旣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牆四面皆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

內外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典祠  
廡并厨宰東爲廟長廡并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之所詔從之

魏書卷一百八之五

禮志四之二第十一

終

西漢書禮志第十一

魏書卷一百八之五

西漢書禮志第十一

禮志四之三第十二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  
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  
休齊郡王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平王勰  
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徒淮陽王尉元  
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  
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斷絕伏  
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  
賢辦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  
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  
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

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  
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  
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  
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  
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  
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  
初喪之儀先行卽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  
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  
卽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卽葬豈待同軌葬而卽吉不必終喪此乃  
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  
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  
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

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予之深責  
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  
昨奉侍梓宮猶髻髮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  
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款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  
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爲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爲心  
故萬機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  
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獻聖淵識慮及始終明  
誥垂於典策遺訓備於末命聿修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  
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  
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倍增  
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  
在心旣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遺誠之旨昭違從之義遵

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  
卽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號倍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  
心之至不敢不陳咸以爲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  
莫重於萬幾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已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  
是以二漢已降逮於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  
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爲之法行之於有爲之辰文質不同古今  
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多歷年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  
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  
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旣明遺誥  
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之誠  
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經帶永思纏綿滅性幾及百  
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

以感徹上靈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 咸畢日已淹月仍不  
卜練比之前世理爲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兆悲惶  
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卽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土  
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耐禫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旣  
而帝引見太尉丕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  
右詔尚書李沖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  
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  
內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羣情圯絕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  
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  
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  
世祖高宗臣所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  
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

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既不能待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聽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羅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聞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弊未得論敘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筵几哀號痛慕

情未暫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卽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卽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心伏增悲悚高祖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袞冕以行卽位之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沈臣義不洽天下顛顛未知所俟故頒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在不遂卽生惰易之情踵以爲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誨雖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稟聖訓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



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損喪紀圯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  
既遠事難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  
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爲卽  
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臣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  
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  
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  
爲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  
謁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之基然  
由嫡子卽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誠是天屬之重然  
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  
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卽吉者慮遺絕萬機荒廢政事羣臣所以  
悽悽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闕默不言  
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尊誨  
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  
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  
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祕  
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  
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  
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絕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  
世之成規遵今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  
庶所願高祖曰旣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  
譏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  
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內外相稱非  
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於衷而欲

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答、故不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喋喋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爲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苦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

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高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令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已以寬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旣不求寬、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爲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爲可爾。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卽

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卽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比雖非舊式推情卽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卽吉旣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期年高祖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衆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旣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期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儼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爲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爲諭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聖心卑已申下之意寧可苟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蒸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言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絕豈忍身襲袞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以廢廟饗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告脫至廟庭號慕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

臣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  
羣官前表稱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  
難周公禮制自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  
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卽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式虧三年之  
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諭禮畢居喪著在前典或虧之言  
有缺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  
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實如明旨臣等切惟曾參匹夫七日  
不食夫子以爲非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  
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半  
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顯豈宜衰服  
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  
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悽悽之願高祖

曰恩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  
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卽吉不必終禮此  
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爲既葬卽吉蓋  
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  
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  
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  
清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伴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  
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  
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風  
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創萬務惟始朕以不德冲年踐祚而聖母  
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  
輯穆上代以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如有可擬則從衆議堯雖棄

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祖也猶四海邊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忍從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卽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尋事求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典惟願除衰卽吉親理萬機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緝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經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知子莫若

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啟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冢案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萬機以從遺旨與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衰服之旨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太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卽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

萬得之一矢未可以爲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成徃復追用悲絕上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曰公卿屢上啟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卽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旣虞卒哭尅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旣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衷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是日高祖及從服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飯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此期覽以摧絕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義筮曰永吉旣乖敬事

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徃言增崩裂丁亥高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大官駙馬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升廟旣出監御令陳服筭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於聖室前席侍中南平王馮誕跪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革帶黑履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高祖薦酌神部尚書王湛讚祝訖哭拜遂出有司陽祥服如前侍中跪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幘羣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跪慰復位哭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躋使并雜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旣

而出帝出廟停立哀哭久而乃還十月太尉丕奏曰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王安廟神部尚書王謚既是庶姓不宜參豫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舊式不敢不聞詔曰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局專委大姓王謚所司惟贊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編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是年高麗王死十二月詔曰高麗王璉守蕃東隅累朝貢職年踰期頤勤德彌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爲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廢不可卒爲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爲盡一哀以見其使也朕雖不嘗識此人甚

悼惜之有司可申救備辦事如別儀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暮越席爲次侍臣侍哭壬申高祖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監玄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

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腰麻繆垂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爲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細錦卽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腰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總服鄭注曰雖

不服總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總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傳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餽肯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一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奄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女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祿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總之經輕猶有經斬重無麻是爲與輕而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袷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袷便徒設若復去袷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袷之衰去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已而立制於人是爲違制以爲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其議



禮記卷一百八之四

齊博之文曰夫禮與文謂即禮者之於其宗廟也必謂禮之  
尚存也以其禮與文無常而禮與文亦無常也禮與文不  
神重無禮則與神而重非禮之貴也禮與文不神重則  
具童子雖不當禮所以知人之必禮也其人之必禮也  
禮與文不神重則與神而重非禮之貴也禮與文不神重  
婦之與其父也禮與文不神重則與神而重非禮之貴也  
又文于未指教二十則其禮亦不神重則與神而重非  
門神與神參之室而神亦不神重則與神而重非禮之貴也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禮志四之四第十三

禮志四之四第十三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  
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  
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  
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為品  
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  
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  
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  
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  
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

及古則 禮記

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爲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嫡孫其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其爲允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下每條標列逮於庶人舍而不述比同士制起後疑也唯有庶人爲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異識咸感承重主嗣寧旣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襲宋代僭

妄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爲嫡孫者豈祖以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爲祖服其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卽古之廟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爲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

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覩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爲第十六品也豈得爲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邕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爲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與滅國繼絕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且金貂七珥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

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爲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卽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議詔曰嫡孫爲祖母禮令者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依律結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二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卽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旣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更祥辨珍又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

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閒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爲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爲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閒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編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徵

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日工奏金石之樂耳而較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駁禫復焉施又駁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禫則黃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旣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駁云禫中旣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寔爲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忽忽者哉下府愚量鄭爲得之何者禮記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尚遠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倚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上言於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一哉今服禫者各各不

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  
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玄說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  
矣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禫解三驗以鄭禫二十七月爲得  
猗及王肅爲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爲衷晉武從之王杜之  
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  
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察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鴻又駁  
曰案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  
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  
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且三年之喪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  
以中爲閏王杜以爲是月之中鄭亦未爲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  
乖聖意旣諸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  
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王杜之言一論得否未可知

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旣終餘哀之中可以  
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爲樂樂必使工  
爲之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爲貴士亦  
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則  
可矣爾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  
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  
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黃裳綵纓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  
數之內也衰經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  
大祥之後不爲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尚遠日  
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爲忽忽於戚之理合  
在情責便以深衣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經苦由之日於禮憲未允  
詳之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又

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應告之以禮遣還終月便幸彼  
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  
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而請節節實欲以爲公之罪合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平原  
郡開國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  
吹不請下禮官議決太學博士封祖胄議喪大記云暮九月之喪  
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  
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  
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  
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間尚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  
功德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於  
王服皆有厭絕若尊同體敵雖疏尚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

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國子助教韓神固議<sub>闕</sub>可以展耳目  
之適絲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縣有哀則廢至若德儉如  
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鸞爲行動之響列明貴賤非措  
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爲允兼儀曹郎中房景先駁曰  
案祖胄議以功德有喪鼓吹不作雅哲議齊衰卒哭簫管必陳準  
之輕重理用未安聖人推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  
奠於神宮襲衰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禮  
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暮何以爲斷或義  
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  
殯之後義不闕樂案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  
何典然君之於臣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隱惻是以仲遂卒  
垂笙籥不入智悼在殯杜蕢明言豈大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

固等所議以爲笳鼓不在樂限鳴鐃以警衆聲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諸正典未爲符合案詩云鐘鼓既設鼓鍾伐鼗又云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言則相連豈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豈可以名稱小殊而不爲樂若以王公位重威飾宜崇鼓吹公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石之賞鍾公勲茂蒙五熟之賜若審功膺賞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於齊殯之時擊鐘磬於疑祔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令問所歸宜明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總議並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據典正議祕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祖胄等重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

勲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益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年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其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顯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述理節情愚謂爲允詔曰可從國子後議

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傳曰

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線緣既  
墓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  
功據喪服厭降之例並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旣捨六宮之稱加太  
妃之號爲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得以王服厭屈  
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  
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先帝  
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  
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  
中令韓子熙議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妻傳曰  
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以一國之貴子猶  
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  
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

之卑賤不得仰匹親王正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  
士無臣從服今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服  
朞鬻昧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  
以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朞臣亦同朞也明臣之後  
朞由君服斬若由若服斬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  
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  
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  
朞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  
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朞此乃據殘文守一隅  
恐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闈寺  
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細絰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



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闈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於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問之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包於此矣若復有君爲母大功臣從服朞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爲母大功臣從服朞何爲不備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彌結今日之疑且

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旣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不制服乎爲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遙域過朞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計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醮終身親義旣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厭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以朞所以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或在此必以臣妻相準未覩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請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之爲服從君之義如何君

至九月便蕭然而卽吉臣猶暮年仍衰哭於君第創臣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其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耳羸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傍以定罪禮闕舊文定準類以作憲禮有其同總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在心實輕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詳諸二途以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蹙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矣尚書李平奏以謂禮臣爲君黨妻爲夫黨俱爲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其今司空臣懌自以尊厭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旣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懌今自以厭故不得申其過隙衆臣古無疑厭之論而有從輕之據曷爲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及景林等議尋詔曰比決清河國臣爲君母服其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今更無正據不可背章生條但君服旣促而臣服仍遠禮緣人情遇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旣葬除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之乃復王顯欲須明乃行卽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

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曲集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尚書中庶子裴雋兼吏部郎中書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等請肅宗止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十數聲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跽受服皇帝袞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詰商擢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爲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畫一者

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闢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帙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卽詆訶疵謬糾劾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脩稽考古今莫專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爾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爲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期聖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爲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爲舛駁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徃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爲則況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台傳備位喉唇不

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顛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爲條例庶塵岳沾河微酬萬一靈太后令曰禮者爲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議事在張普惠傳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于瑤光寺肅宗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徵符月晷方融壺化奄至崩殂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及翁聽定難是賴謨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爲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案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魄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庭局狹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逕奉接義成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絕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羣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到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案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鄭及三重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總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尊也今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爲姑不得過基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總自餘王公百官爲君之母妻唯基而已並應不服又太常博士鄭六議云謹檢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總鄭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總三年者總則基已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總之旨謬三月之言

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總既葬而除愚以爲允詔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編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則朋友有期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不舉樂也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朞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

太后更無別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爲大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喪未葬杜蕢所以諫晉平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裁三月爾陵墳未乾懌以理證爲然乃從雍議

孝靜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祕凶問六日孝靜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窆中練齊文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陸子彰舉詔三往敦喻王固執詔不許乃從薨月、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難之禮遂耀兵示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爲部隊楯稍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陳凡十餘法蹠起前却莫不應節陳畢

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盛觀自後踵以爲常

習記言曰載魏孝文冠子向自媿有三失事蓋家語記邦隱公因孟懿子問冠禮春秋者邦子益終於英國韓言楚人沐猴而冠維成人之威禮然古人之所以爲教至深至厚自詔亂至於冠日異殊卓然而進於成德故冠者教成之節也者不安其質而徒既其文則邦隱公與魏太子向同趨於死正與沐猴之冠何異孝文之智未足以及此而區區焉欲以禮文之末爲其國造命之始不知魏之亡兆於此矣

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北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至衛以同姓之國問其季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樂以迎神胙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

禮朕以爲有賓諸儒皆以爲無賓朕既從之復令有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頌作冠儀不知有四裴頌尚不知卿等復何愧

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廟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後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世所制車輦雖參采古式多違舊章今案而書之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輦輅龍輶十六四衡較朱班繡輪有雕虬文虎盤螭之飾龍首銜掘鸞爵立衡圓蓋華蟲金雞樹羽蛟龍游蘇建太常十有二旒畫日月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

乾象輦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階雲罽山林雲氣

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  
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盛觀自後踵以爲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丙申高祖臨光極  
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恂傳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羣官  
詔曰比冠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制三代  
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  
三誤今中原兆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  
至衛以同姓之國問其季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  
樂以迎神胙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  
猶差完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  
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  
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

禮朕以爲有賓諸儒皆以爲無賓朕既從之復令有失孔所云斐  
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  
不知有四裴頠尚不知卿等復何愧

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廟大赦改元官有  
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後  
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世所制車輦雖參采古式多違舊章今  
案而書之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輦輅龍輶十六四衡較朱班繡輪有雕虬文虎盤螭之飾龍  
首銜扼鸞爵立衡圓蓋華蟲金雞樹羽蛟龍游蘇建太常十有二  
旒畫日月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

乾象輦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階雲罽山林雲氣

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  
以爲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大樓輦輓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綵輿輦輅同駕牛十二天子太皇太后皇  
太后郊廟亦乘之

象輦左右鳳凰白馬仙人前却飛行駕二象羽葆旒龍旂於麾  
其飾與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廟之副乘也

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績漆直輓六左右駢駕天子籍田小祀時  
則乘之

臥輦其飾皆如之丹漆駕六馬

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髦尾天子法駕行幸  
巡狩小祀時則乘之

七寶旃檀刻鏤輦金薄隱起

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爲副乘

緇漆蜀馬車金薄華蟲隱起

輶軒駕駟金銀隱起出挽解合

步挽天子小駕遊宴所乘亦爲副乘

金根車羽葆旒畫輓輪華首綵軒交落左右駢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蠶則乘之長公主大貴公主封君諸王妃

皆得乘但右駢而已太祖初皇太子皇子皆鸞輅立乘畫輓龍首

朱輪繡轂綵蓋朱裏龍旂九旒畫雲棖皇子封則賜之皆駕駟又

有輶車緇漆紫幟朱裏駕一馬爲副乘

公安車緇漆紫蓋朱裏畫輓朱雀青龍白虎龍旂八旒駕三馬輶

車與王同



侯車與公同七旂紫蓋青裏駕二馬副車亦如之

子車緇漆草蟲文六旂皂蓋青裏駕一馬副車亦如之關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則乘之宗廟小祀乘軺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詔儀曹令李韶監造車輅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摺採古事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迎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雁行前驅皮軒闕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葭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都尉御遊宴離宮則設之二至郊天地四節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親行樂如鍾懸以爲迎送之節焉

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雁行更爲方陳鹵簿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櫛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鉞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黑肅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中宮僕刺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付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案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纁總安車彫面鷺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翼羽蓋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

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彫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彫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饗賓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閔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輦車雲縠文畫輶黃金塗五末蓋瓜在右駢駕三馬阮譔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乘之以助祭山輦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輦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閣輿

后出入閣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法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騶案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略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莊美司馬彪以為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即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即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輦車案圖飾之以紫紺罽輦車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入閣輿與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以為秦滅周制百事剗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睿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以為

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罽駟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駟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及朝見於王之乘竊以爲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卽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制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欽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丞元洪昭考功郎中

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鞞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頴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肱鄭季期國子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寶王令儁吳珍之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儁張文和陳智顯楊渴侯趙安慶賈天度艾僧樹呂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議以爲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爲一代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爲疑重集羣官並從今議唯恩裁決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

者便可如奏

太祖天興元年冬詔儀曹郎董謐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六年又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爲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宮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備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奉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輒勒禮官詳據太學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瓊玉五綵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玉黑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旣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

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以禮讖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爲允靈太后令曰太傅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旣綜朝儀彌悉其事便可諮訪以決所疑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懌給事黃門侍郎韋延祥奏謹案前勅制五時朝服嘗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尚書以禮式不經請訪議事奉勅付臣令加考決臣以爲帝王服章方爲萬世

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下省定議蒙勅聽許謹集門下及學官  
以上四十三人尋考史傳量古校今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  
冕弗改又四門博士臣王僧竒蔣雅哲二人以爲五時冠冕宜從  
衣變臣等謂從國子前議爲允靈太后令曰依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禮志四之四第十三

終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禮志四之四第十三

魏書卷一百九

魏書卷一百九  
樂志五第十四

樂志五第十四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爲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  
設哀樂之器蕢桴葦籥其來自久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垂鐘和磬  
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  
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英大章韶夏護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  
易俗也故在易之豫義明崇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圜鍾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沽洗  
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  
可得而降矣函鐘爲宮大簇爲角沽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  
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祇可得而禮矣黃  
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

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奏之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  
協三才寧萬國也凡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  
者不亂則無愆懣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跛其官壞角亂  
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姦聲感人逆氣  
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  
樂興焉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  
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  
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閭門之內父  
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又有秣味任禁之樂以娛四夷之民斯  
蓋立樂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漫靡靡之樂興焉周  
之衰也諸侯力爭澆僞萌生淫慝滋甚競其邪忘其正廣其器茂  
其禮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晉平公聞清角而顛隕魏文侯  
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大樂感於風  
化與世推移治國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隆替不常  
厥聲延陵歷聽諸國盛衰必舉蓋所感者著所識者深也樂之崩  
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絕莫採其真人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  
器幾將淪絕漢興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  
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畢上書切諫丙強  
景武顯著當時通儒達士所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總議樂事  
頗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黃巾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樂亡缺  
魏武旣獲杜夔令其考會古樂而柴玉左延年終以新聲寵愛晉  
世荀勗典樂與郭夏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爲合古而阮咸譏之  
金行不永以至亡敗哀思之來便爲驗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荀

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爲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鄒入於關右苻堅旣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爲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旣初撥亂未遑荆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太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秦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

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爲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子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

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脩雜伎造五兵角觝麒麟鳳凰仙人長虵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組百尺長趨緣

撞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鍾鼓之節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

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爲務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典章有闕求集中祕羣官議定其事并訪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脩廣器數甄立名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於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並爲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絃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

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禪增鐘縣鏗鏘之韻

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於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時弊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是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

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



子忘味於聞韶正樂於反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粗有篇條自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定治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攬其所請愧感兼懷然心喪在躬未忍闕此但禮樂事大乃爲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閭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聞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茲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閭歷年考度粗以成立遇遷洛不及精盡未得施行尋屬高祖崩未幾閭卒先是閭引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樂事正始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變理音準其書二卷并表悉付尚書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可依其請八座已下四門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樂署考論同異博採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

十月尚書李崇奏前被旨勅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勅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六樂該深五聲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已降莫有詳之今旣草創悉不窮解雖微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商榷淫濫作範將來寧容聊爾一試便垂竹帛今請依前所召之官并博聞通學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施用別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嶠廓寧宇内凶醜尚繁戎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鍾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以興言感簫韶而忘味以故中書監高閭博識明敏文思優洽紹蹤成均寔允所寄乃命閭廣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

陰陽以制聲律鐘石管絃略以完具八音聲韻事別粗舉值遷邑  
崧瀝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就果自爾迄今率多褻落金石虛  
懸宮商未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鴻烈以金石未協詔臣緝  
理謹卽廣搜和黍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鐘  
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  
銅權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荆若  
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  
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  
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  
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  
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  
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  
其得失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度微雅神賞入微淹讚  
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之美昔晉中書監荀  
勗前代名賢受命成均委以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  
豈遠乎哉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閭申請今之所須求依  
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詔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以宣風化以  
通明神理萬品贊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詳之可令太常卿  
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  
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  
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  
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  
治定之盛事光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  
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



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問  
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之律後雖有存曉之者妙至  
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  
何典籍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覽司馬彪所  
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眊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  
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  
有所得度量衡歷出自黃鐘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  
忝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  
之原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  
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  
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微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  
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

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  
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  
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  
黃鐘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  
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  
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  
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爲  
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  
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  
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  
其角商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  
中呂爲十二之竅疑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

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鐘相得案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不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內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準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爲二十分又爲小分以辨彊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旣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

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卽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旣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準旣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修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

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儒自省虜淺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尠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勅用舊之旨輒持已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採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間信都芳考算之屬天下多難終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

普泰中前廢帝詔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管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

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曷擊鳴球拊搏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于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荐舉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累耀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爲之運帝圖旣遠王度惟新太和申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

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  
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畢賊手  
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勅

樂器責問太樂前

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若所造六  
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  
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沽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  
是夷則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  
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歿沒遺文銷  
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園鐘爲宮黃鐘爲  
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函鐘爲宮太簇  
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樂八變地祇可得而禮黃鐘爲宮大  
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

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  
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  
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  
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  
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鐘之  
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  
宮蕤賓爲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卽  
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  
縣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  
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  
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

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圓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圓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鳧氏爲鐘鼓之分磬氏爲磬倨囙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以律呂爲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箎箏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

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絕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爲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爲盛德光武廟



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  
魏武廟樂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  
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益相緣徽號  
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  
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  
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爲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  
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  
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卽五  
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  
盡力於溝洫惡衣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  
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一於甘泉祭  
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

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旣成臣等  
思鐘磬各四鈸罇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爲  
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圓丘方澤上辛  
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礙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  
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  
其升斗權量當時未定請卽刊校以爲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  
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缺漢世  
唯有虞韶周武魏爲武始咸熙錯綜風聲爲一代之禮晉無改造  
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  
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  
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袂黑韋鞬文舞無羽  
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

練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袜黑韋鞮文舞者進賢  
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  
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  
於義得通自中煩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大武皇帝  
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  
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  
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  
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  
物反堯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  
道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  
等以愚昧參厠問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  
以聞其年夏集羣官議之營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

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祀地之道雖百世  
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  
頊有承雲之舞堯爲大章舜則大韶禹爲大夏湯爲大濩周曰大  
武秦曰壽人漢爲大予魏名大鈞晉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  
降莫不述作相因徽號殊別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  
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  
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書軌自同典刑罔二覆載均於兩  
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  
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學以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  
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  
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  
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

同舊式庶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錄尚書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或並爲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役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

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圓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魏書卷一百一十

西州生鳳圖  
氏圖印南

食貨志六第十五

夫為國為家者莫不以穀貨為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歛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饑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

百十

習季記言曰五胡諸國惟慕容初起粗有本兵力農之意後得中原則不然矣蓋皆以夷狄之性襲盜賊之跡狼虎自快民無定心雖欲不亡可不得也史

稱拓跋經略先食為本懸關河北計民授田常與諸戎深角逐得其園獲時佐國用比劉石之擄噬其民有間矣至太和則又制祿立長行錢稍循漢

晉之舊要之為國既久以漸修五自然如此然不於立國之初更分別先後其國亦不能至於久論八政者首載食貨信非目前事也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儀墾關河北自五原至于相陽塞外為

及古開 毛氏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六第十五

西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六第十五

夫爲國爲家者莫不以穀貨爲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歛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饑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飢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儀墾關河北自五原至于柶陽塞外爲

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饑帝以饑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

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白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卽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脩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物膳府

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緜自後諸逃戶占爲細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麤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

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環詭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脩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

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爲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彊劣而罰之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鑊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具珍鍍以紫金鑊以白

銀範圍擬載吐燿含真織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太官厨食以終其身

顯祖卽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遷言劉或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旣臨其境青冀懷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爲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

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瞻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兗陝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荆涼梁汾秦安營幽夏光郢東秦司州萬年鴈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邵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

陬縣秦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連芍縣咸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下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士夫給一畝依法課時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果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



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外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癯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癯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

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彊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彊謹者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一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

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二匹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匹爲王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隣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筭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洵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盍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彊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

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瑯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革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卽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爲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爲粥於街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閒甚多餒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噐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鋒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齎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癯者

皆有差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卽位之後復以河隴爲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爲群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二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紫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爲農器兵刃在所在然以相州牽口冶爲工故常鍊鍛爲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旣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賚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徐楊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

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爲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川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火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貨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二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四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四匹近者四十四匹造船一艘計舉七

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卽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爲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爲關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

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陪徵河中闕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卽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人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旣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剏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以爲剏木爲舟用與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爲偉談方舟蜀漢酈生稱爲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總之功事高晉世其爲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

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實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逕驗斯損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脩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實廣一爾斲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卽求開興脩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迹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閑月令疎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麩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效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

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二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創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粟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晉秦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饑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彊者專

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卽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爲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疆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羸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疆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爲廣自尨雷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啟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詔依琛計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

護詔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遣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徃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一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

貨遷頗隔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皇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淠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刑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

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鑲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



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人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圓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垂商連邦隔質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質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繩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鑿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

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屢并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治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年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賞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

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  
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  
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  
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各須稱實宜稱錢  
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  
此爲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  
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  
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  
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  
之錢若卽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羣官參  
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魏書卷一百一十

食貨志六第十五

終

西州中鳳圖  
氏國南開市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刑罰志七第十六

二儀既判壹

雍本  
作彙

品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愛惡

西州中鳳圖  
氏國南開市

陰陽所育稟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之秋  
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  
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樂之心應感而動動而逾變淳化所陶  
下以惇朴故異章服畫衣冠示恥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銳姦黠  
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眚災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則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  
五百劓墨各千股因於夏蓋有損益周禮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  
求民情八議以申之三刺以審之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

宥不識宥過失宥遺忘赦幼弱赦耄耄赦蠢愚周道既衰穆王荒  
耄命呂侯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增矣夫疑獄汜問與衆  
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  
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戰國競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  
經六篇入說於秦議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爲虎狼  
及於始皇遂兼天下毀先王之典制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密  
於凝脂姦僞並生赭衣塞路獄犴淹積囹圄成市於是天下怨叛  
十室而九漢祖入關蠲削煩苛致三章之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  
百幾致刑措孝武世以姦宄滋甚增律五十餘篇宣帝時路溫舒  
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  
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

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人  
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雖咎  
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宣帝善之痛乎獄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獄所以求生  
今之立獄所以求殺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凡  
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凡三  
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後  
漢二百年間律章無大增減魏武帝造甲子科條犯鈇左右趾者  
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罰金之坐除婦人加笞之制晉武帝以魏  
制峻密又詔車騎賈充集諸儒學刪定名例爲二十卷并合二千  
九百餘條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  
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

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禮俗純朴刑禁疎簡宣帝南遷復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  
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  
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  
事民乘寬政多以違命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駭平文承  
業綏集離散

昭成建國二年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  
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  
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  
備六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初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

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  
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  
帝知其若此乃鎮之以玄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然於大臣持  
法不捨季年災異屢見太祖不豫綱紀褻頓刑罰頗為濫酷

太宗卽位脩廢官恤民隱命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民  
訟庶政復有敘焉帝旣練精庶事爲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卽位以刑禁重神麈中詔司徒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  
增一年刑分大辟爲二科死斬死入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  
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投縣官害其親者輟之爲蠱毒者男女皆  
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  
百畿內民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園溷女子入春橐其固疾不  
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

百日乃決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歲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鞠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寃則撾鼓公車上奏其表是後民官瀆貨帝思有以肅之太延三年詔天下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庶之凶悖者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取豪於閭閻而長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貪暴猶自若也時輿駕數親征討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總百揆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凝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啟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脩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

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古經義論決之初盜律贓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贓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詔曰刑網太密犯者更衆朕甚愍之其詳案律令務求厥中有一不便於民者增損之於是游雅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盜律復舊加故縱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有司雖增損條章猶未能

### 闡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舊式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王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

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窮治有司苦加訊測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上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謫守邊戍詔從之

顯祖卽位除口誤開酒禁帝勤於治功百寮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高祖猶躬覽萬機刑政嚴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廉潔者往往有聞焉

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干紀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自獄付中書覆案後頗上下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平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於是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咸精詳

下莫敢相罔

顯祖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鞫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羣臣頗以爲言帝曰獄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由是因繫雖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又以赦令屢下則狂愚多僥幸故自延興終於季年不復下赦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陷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顯祖知其若此乃爲之制其捶用荆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一分拷悉依令皆從於輕簡也高祖馭宇留心刑法故事斬者皆裸形伏質入死者絞雖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詔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姦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務從寬仁司徒元丕等奏言聖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

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謹議大逆及賊各棄市  
袒斬盜及吏受賕各絞刑踣諸甸師又詔曰民由化穆非嚴刑所  
制防之雖峻陷者采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媾  
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具爲之制

三年下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姦巧弄威重罪受  
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罷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  
防誼關於街術吏民安其職業先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法致有  
輕重詔中書令高閭集中祕官等脩改舊文隨例增減又敕羣官  
參議厥衷經御刑定五年冬詔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  
六犬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  
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爲重枷大幾  
圍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更使壯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

以誣服吏持此以爲能帝良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  
辟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祿制  
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糾守宰  
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餘人食祿者跼蹐賂謁之路殆絕帝哀矜  
庶獄至於奏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決死獄歲竟  
不過五六州鎮亦簡

十一年春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不遜父母罪止髡刑  
於理未衷可更詳改又詔曰前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誅猶  
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無取可更議之刪除  
繁酷秋八月詔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極默坐無太半之校罪有  
死生之殊可詳案律條諸有此類更一刑定冬十月復詔公卿令  
參議之

十二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又無其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格

世宗卽位意在寬政正始元年冬詔曰議獄定律有國攸慎輕重損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憲刊革令軌但時屬征役未之詳究施於時用猶致疑舛尚書門下可於中書外省論律令諸有疑事斟酌新舊更加思理增減上下必令周備隨有所立別以申聞庶於循變協時永作通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詔尚書檢柳杖大小違制之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尚書邢巒尚書李平尚書江陽王繼等奏曰臣聞聞王者繼天子物爲民父母導之以德化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務於三訊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生恩侔天地疏網改視仁過商后以柳杖之非度愍

民命之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惻隱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掠諸犯年刑已上柳鎖流徒已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道外叛之罪皆不大柳高杻重械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爲恒法進乖五聽退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踵行已久計不推坐檢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柳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造大柳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柳請悉焚之柳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彊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柳杖之制頗有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階當



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延昌二年春尚書邢  
巒奏竊詳王公已下或析體宸極或著勲當時咸胙土授民維城  
王室至於五等之爵亦以功錫雖爵秩有異而號擬河山得之至  
難失之永墜刑典既同名復殊絕請議所宜附爲永制詔議律之  
制與八座門下參論皆以爲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  
資復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卽甄削便同之除名  
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  
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于  
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無可  
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詔從之其年秋符璽郎  
中高賢弟員外散騎侍郎仲賢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賢  
同元愉逆除名爲民會赦之後被旨勿論尚書邢巒奏案季賢旣  
受逆官爲其傳檄規扇幽瀛邁茲禍亂據律準犯罪當孥戮兄叔  
坐法法有明典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於其爲幸然反逆  
坐重故支屬相及體旣相及事同一科豈有赦前皆從流斬之罪  
赦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以職除流且貨賕小愆寇  
盜微戾贓狀露驗者會赦猶除其名何有罪極裂冠釁均毀冕父  
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同斬從流赦後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合  
孥戮準赦則例皆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洿其宮絕其  
蹤滅其類其宅猶棄而况人乎請依律處除名爲民詔曰死者旣  
在赦前又曷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聽復仕

三年尚書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費羊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  
子與同城人張回爲婢回轉賣於鄆縣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狀案  
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回故買羊皮女謀以轉賣

此處闕三百四  
南監舊本脫去  
葉耳

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  
告回稱良張回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兩各非詐此女雖  
父賣為婢體本是良回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賣者既以有罪買  
者不得不坐但賣者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尊卑不同故罪有異  
買者知良故買又於彼無親若買同賣者即理不可何者賣五服  
內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非掠從其真買暨於致罪刑死大殊明  
知買者之坐自應一例不得全如均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  
咎也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別  
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依此律文知人掠良從其  
宜買罪止於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掠至於買者亦宜不等若  
處同流坐於法為深準律斟酌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  
便真賣不語前人得之由緒前人謂真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洞

罔知所在家人追贖求訪無處永沈賤隸無復良期案其罪狀與  
掠無異且法嚴而姦易息政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  
謂買人親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良狀由緒處同掠罪太保高陽  
王雍議曰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檢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  
盜遠矣今引以盜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為乖當如  
臣鈞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羣盜疆盜無首從  
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  
賣流漂罪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  
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  
者死不加者流詳沈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為害  
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  
和掠同是良人應為準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疆盜之一科

從令謀殺之與彊盜俱得爲例而似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姦盜之本非謂市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爲首明賣買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下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爲元首張回爲從坐首有沾刑之科從有極默之戾推之憲律法刑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良人而復真賣不語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旣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可原轉賣爲難恕張回之行愆宜鞭一百賣子墓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風厲俗以德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酬賣直詔曰羊皮賣女墓母孝誠可嘉便可

特原張回雖買之於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持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於天下其屬籍疎遠蔭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爲定式詔曰雲來綿遠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爲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旣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違暴諸在議請之外可悉依常法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監王靖等上言檢除名之例依律文獄成謂處罪案成者寺謂犯罪逕彈後使覆檢鞫證定刑罪狀彰露案畧分兩獄理是成若使案雖成雖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狀未盡或邀駕撾鼓或門下立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未成之條其家人陳訴信其專辭而阻成斷便是曲遂於私有乖公體何者五詐旣窮六備已立僥倖之輩更起異端進求延罪於漏刻退希不測之恩宥辨以惑正曲以亂直長民姦於

下噶國法於上竊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評楊機丞甲休律博士劉安元以爲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緝而疑有姦欺不直於法及訴冤枉者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御史風彈以痛誣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彊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鞫旣爲公正豈疑於私如謂規不測之澤抑絕訟端則枉滯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經赦及覆治理狀真僞未分承前以來如此例皆得復職愚謂經奏遇赦及已覆治得爲獄成尚書李韶奏使雖結案處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訴枉尚書納辭連解下鞫未檢遇宥者不得爲案成之獄推之情理謂崔纂等議爲允詔從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廷尉裴延儁上言法例律諸逃亡赦書斷限之後不自歸首

疑闕一字

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惑衆事在赦後亦合死坐正崔纂以爲景暉云能變爲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暉爲無理恐赦暉復惑衆是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暉九歲小兒口尚乳臭舉動云爲並不關已月光之稱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橫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者能若以妖言惑衆據律應死然更不破闕惑衆赦令之後方顯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於天下天下焉得不疑於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羅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靈太后令曰景暉旣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可謫略陽民餘如奏

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

習學記言曰因李憐行毒事見舊律犯死罪祖父母年已上無成人子孫者無養親者其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赦原之例又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若妻子本非預謀而送設流坐則為法酷矣又以後世薄俗弊之教民不畏死而許以無養親上請則是立寬法以誘人之輕犯重罪也當考

其親者其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既懷醜毒之心謂不可參隣人任計其母在猶宜闔門投異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大實足誠彼氓庶肅是刑章尚書蕭寶寅奏從賜執詔從之

舊制直閣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於犯讎不得除罪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恤

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閣等禁直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靈太后令準中正

聖記言崔纂論劉輝姦亂傷胎而逃謂容妃等罪止姦私若擣之穢席眾證分明即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吳官之役又妹已他適私門失度罪在於夫豈非兄弟纂時為三公即而尚書元脩僕射游擊皆從纂謀雖皆以此獲罪然前世昏王亂朝仲貴屈賊刑賞惟意顛越常經固皆之而當時猶有執議不同者雖或以不同為罪而亦無深譴蓋其前後據事即言上下安之不以為異故也若後世猶未至於顛越而有一言者則又以為大戾而不可解矣故余以為論議不開馴致道日陋最為治者之大諱此為何時而尚能如此故特筆端示

無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俠忿毆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為兵天慈廣被不即施行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為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案關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

親疎改易案關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

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碁親例台上請檢籍不謬未及判申憐母身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曹參軍許琰謂州判爲允主簿李瑒駁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碁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旣懷醜毒之心謂不可參隣人任計其母在猶宜闔門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誠彼氓庶肅是刑章尚書蕭寶夤奏從瑒執詔從之

舊制直閣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於犯譴不得除罪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恤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閣等禁直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靈太后令準中正

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毆主傷胎輝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怨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書三公郎中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爲良案輝無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奏以容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挾忿毆主傷胎雖律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爲兵天慈廣被不卽施行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案關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

殺者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參差或時未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邴吉爲相不存鬪斃而問牛噉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妃等罪止於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卽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案智壽口訴妹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於其夫則他家之母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於夫覺非兄弟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諍之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甚親相隱之謂凡罪况姦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又乖律憲

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文不可借輝之愆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無欺於耳目何得以非正刑書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卽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請尚書元脩義以爲昔哀姜悖禮於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濫於陳國但責徵舒而不非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本屬况出適之妹豐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奏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於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姦狀罪止於刑並處極法準律未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爲猛又輝雖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乞付有司重更詳議詔曰輝悖法者之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慧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且

已醮之女不應坐及昆弟但智壽慶和知妹姦情初不防禦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理深其罰特敕門下結獄不拘恒司豈得一同常例以爲通準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治本納言所屬弗究悖理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違彼義途苟存執憲殊乖任寄深合罪責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一時孝昌已後天下淆亂法令不恒或寬或猛及余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爲能至遷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諸彊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賊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贓滿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侍中孫騰上言謹詳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苦違好爲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相糺之路班捉獲之賞斯乃刑書

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以爲升平之美義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有常辟至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範隨時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彌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恒憲庶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從末詔從之

天平後遷移草創百司多不奉法貨賄公行興和初齊文襄王入輔朝政以公平肅物大改其風至武定中法令嚴明四海知治矣



神時知以公平肅物以公其心至海表中法令嚴明四鄰服從  
天平遊國深尊神官同多不以其實而公行與味既善文獲王人  
共結密使

請清吏治之人務新幹念以問曰憲憲對照錄法不務棄本遊  
預甲各節同若不可直巨由憲憲令其新備憲憲之國深表之國深  
各國官官新備憲憲令其新備憲憲之國深表之國深表之國深表  
三章天子親親憲憲之國深表之國深表之國深表之國深表  
香美田以爲井平之美備憲憲之國深表之國深表之國深表  
委若精公更更憲憲之國深表之國深表之國深表之國深表



